



# 幸存者

S-U-R-V-I-V-O-R

Chuck Palahniuk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 著

范晔 / 译



# 幸存者

S-U-R-V-I-V-O-R

Chuck Palahniuk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 著

赖盈先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存者 / (美) 帕拉尼克著; 赖盈先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7

ISBN 978-7-5502-5388-9

I. ①幸… II. ①帕… ②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4556号

### 幸存者

作 者: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译 者: 赖盈先  
选题策划: 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编辑: 王秀莉  
封面设计: 周延辉  
版式设计: 张立波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29千字 960毫米×640毫米 1/16 19印张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5388-9

定价: 38.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243832

献给麦可·奇夫与麦可·史密斯。

献给尚恩·格兰特、哈迪·威登和麦特·帕拉尼克。

书中主角也比不上爱德华·希伯特，他的幽默、活力及老练，充分体现了我的作品风格。而本书中所有的角色，都没有我的编辑洁莉·哈瓦德聪明。

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洛伊丝·罗森塔尔，她直言不讳，对我帮助良多。若没有苏西之家的星期二之夜作家坊，就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

今晚，谁有作品要分享呢？

测试、测试。一、二、三。

测试、测试。一、二、三。

我不晓得这玩意儿是不是在正常运作，也没办法确定声音会不会被录下来。

如果你听得见我，听着，如果你愿意继续听我说的话，你所听到的，是一个关于一切事物都往错误方向前进的故事。这是二〇三九号航班的飞行记录器，俗称的黑匣子。这东西其实是橘色的。它里面有一圈电线用来记录声音，听完之后，你就能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请不用客气。

就算你把这东西烧到线圈发出白色的光芒，播放出来的依然是同样的内容。

测试、测试。一、二、三。

如果你在听的话，我话先说在前头，乘客们应该全都平安到家了。他们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用业界术语来说的话——下机了。之后飞机再次起飞，机上只有我和航空机师两人，途中他也背着降落伞跳了

出去，往某个水面上，所谓的大海之上。

我之后应该还会不断重复这句话，但我可以发誓，我没有杀人。

我是一个人留在这里的。

就像飞翔的荷兰人<sup>①</sup>。

如果你在听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待在二〇三九号航班的驾驶舱里。面向机窗与仪表板的座位周围，堆放着许多已经被喝得差不多的小瓶装伏特加与杜松子酒。客舱中排列着盛着乘客吃到一半的基辅炸鸡或是牛肉炖饭的小盘子，空调很快就把剩饭的味道过滤成清新的空气。杂志还维持在翻到一半的状态。看着眼前空荡荡的座位，就当作大家全部去上洗手间了也可以。塑料制的耳机，正微微传出机内播放的音乐。

在不需要在意天气的高空，只有我和大约两百人份的巧克力蛋糕待在这架波音 747-400 型客机上面。二楼则有个钢琴酒吧，只要爬上螺旋梯还可以享受一杯鸡尾酒。

希望我这样描述太多细节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现在这架飞机正利用自动驾驶系统飞行着，直到燃料消耗殆尽。照机师的说法，这好像叫作熄火，似乎会一次熄一部引擎，直到四部引擎全部停止。机师表示希望能跟我说清楚接下来的事，于是便从喷射引擎的构造及“文氏效应”<sup>②</sup>开始说起，然后讲到如果增加了襟翼的弧度就能增加浮力啦，如果四部引擎全都停止的话飞机就会变成一台重达四十五万磅重的滑翔机啦……巨细靡遗的说明让我感到非常无聊。由于自动驾驶系统会让机身保持平衡并直线前进，所以如果这东西变成一台滑翔机的话，应该会开始机师所说的可控降落。

---

① 传说中一艘被诅咒永远在海上漂流，无法返乡的幽灵船。

② 又称“文丘里效应”，由意大利物理学家文丘里发现。这种效应是指在高速流动的气体附近会产生低压，从而产生吸附作用。

那样的降落，我说，对转换心情来说感觉还不赖。因为你并不知道过去一年来我经历了什么事情。

机师在降落伞底下穿着仿佛工程师般无趣的、不怎么值得称赞的单调制服。姑且不去在意这一点的话，这位机师确实很有奉献精神。如果换作是我被人拿手枪抵着头逼问燃料还剩多少、这些燃料还能飞行多久之类的问题，我可没办法回答得那么好。机师告诉了我在他靠着降落伞跳下海后让飞机回到巡航高度的方法，以及飞行记录器的构造。

四部引擎从左到右分别被配置了一到四的编号。

可控降落将会以往地表自由落下作为结束，机师称之为“最后阶段”，而飞机将会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速度垂直冲向地表。机师称这速度为“最终速度”，凡是同样质量的物体，都会以相同的速度落下。接着，机师便开始讲授牛顿物理学与比萨斜塔，瞬间一切事物变得缓慢下来。

机师这么说：“我刚才讲的不完全是对的，因为我考上机师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照他所说，被称作 APU 的辅助动力源会一直发电，直到飞机撞上地表为止。

照他所说，空调跟音乐应该还会正常运作才对，至少在我还有感觉的时候是这样。

而我则说道，我最后一次有感觉已经有点儿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想那大约是一年之前的事吧！话说回来，对我来说现在最该做的事是把他从飞机上赶出去然后放下这把手枪。

因为一直握着它，我的手早就麻痹得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计划劫机的时候常常会忘了考虑到一点，那就是你没办法将视线从人质身上移开然后去上洗手间。

在维拉港市降落之前，我握着手枪在客舱内来回奔波，为乘客及机组人员们提供餐点。要为您补充饮料吗？要为您拿枕头来吗？我也

询问所有人，主餐是要鸡肉还是牛肉呢？餐后的咖啡需要去咖啡因的还是要一般的？

供餐服务是我唯一确实突出的强项，这次稍显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我有一只手要忙着握住枪，导致只能使用另一只手来供餐了。

降落后，在乘客与机组人员下机期间，我站在客舱最前端的登机口，不断表示着歉意。如造成您的不便敬请包涵，希望各位能有一次安全而愉快的旅程。非常感谢您搭乘某某航空。

直到剩下我与机师后，飞机再次升空。

在跳下飞机前，机师告诉我每当一具引擎停止运行就会响起警报，重复告知是第一还是第三还是第几号引擎熄火。当全部的引擎都停下来后，如果想要继续飞行就必须把机头升起才行。只要把控制器往身体的方向拉就可以了，机师称它为操纵杆。拉住操纵杆，然后操作尾翼上被称作升降舵的东西，虽然速度会减慢却可以保持飞行高度。虽然看上去是在速度与高度间二者选一，但其实不管选择了哪一边最后都会是机头冲向地面的结果。

够了，我这么对他说，这可不是在学习怎么考飞机驾照，而且我已经快要尿出来了，快点儿给我从那扇门消失。

然后，我们将速度降低到一百七十五节<sup>①</sup>。描述太多细节让你觉得无聊，不是我的本意，不过我们把高度降到一万英尺后，便打开了最前端的机门。机师跳了出去，接着我在关上机门之前，站在门边撒了一泡尿作为饯别。

那么美好的体验真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如果牛顿的理论无误，机师应该不会被淋湿就能降落到地面。

就这样，我现在靠着自动驾驶系统以零点八三马赫<sup>②</sup>，或者说真

---

① 1 节 = 1.852 千米 / 小时。

② 飞机的马赫数即指飞机的飞行速度与当地大气中的音速之比。



空速时速每小时四百五十五英里朝西飞行着。只要保持这个速度与纬度的话，太阳就会维持在一个点不动，时间也会静止下来。我保持着三万九千英尺的飞行高度在云端上前进，横切过太平洋，朝着破灭、朝着澳大利亚、朝着我人生的结束、朝着西南方向直线飞行着，直到最后一部引擎停止运行为止。

测试、测试。一、二、三。

保险起见提醒一下，你现在在听的，是二〇三九号航班的飞行记录器。

仔细听我说，如果以这样的高度及速度飞行的话，剩下的燃料还可以让没有搭载乘客的飞机飞行六个钟头，顶多七个钟头，机师这么告诉我。

既然如此，我似乎应该说快一点儿。

飞行记录器应该可以将我在驾驶舱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才是，然后我所说的内容，应该不会破散成数千亿的碎片，即使被一千吨的喷气式飞机燃料燃烧后也应该会毫发无伤地保存下来。飞机坠毁后，就会开始黑匣子的搜索行动，我的故事一定会被发现。

测试、测试。一、二、三。

机师打开客舱的机门之后、跳出飞机之前，在利用肉眼看不见的雷达从上方追踪着我们的军用机影子、尖锐的引擎声以及阵阵暴风雨中，他背上降落伞站到门边，然后回头大吼：“为什么你这么想死？”

我也大吼着回答他，等听完录音你就会知道了。

“既然如此，”机师大吼着，“别忘了剩下的时间并不多，还有，”机师又继续大吼，“你无法保证燃料什么时候会用完，不要忘记自己讲到一半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死亡。”

我大吼着回答他，不用你现在说我也知道。

既然要讲话，还不如讲些我不知道的话。

然后，机师跳了出去，而我也撒完了尿，将客舱的机门关上。回到驾驶舱，将节流阀往前推，操纵杆往后拉，让飞机回到安全高度。按下按钮后，接下来就可以交给自动驾驶系统了。总之就是这样，我要从头开始说起了。

如果你在听，在倾听这个二〇三九号航班绝对不会被破坏的黑匣子的话，到这架飞机垂直落下的位置去，看看那里留下的残骸。只要看到那些碎片以及撞击坑，你应该就能知道我并没有机师的资格。如果你听到了这段录音，就应该知道我已经死了。

不过，我还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想那应该够把我自己的故事平安地说完吧。

测试、测试。一、二、三。

不管看哪个方向都是一整片蔚蓝的天空，圆圆的太阳正燃烧着，正好就高高挂在视线前方，只要待在云层的上方就可以永远保持大晴天。

好，就从云上开始，让我细说从头。

二〇三九号航班，迄今为止的来龙去脉，第一幕。

准备。

保险起见提醒一下，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畅快。

准备。

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

准备。

开始——

## 46

对我现在的生活来说，光是在小牛肉薄片上撒上面包粉都是一项大工程——视情况而定，有时候会是鱼肉或鸡肉。不过，只要当我拿起沾满蛋汁的薄切肉片，仿佛是算准了时间一样，一定会有谁抱着烦恼打电话过来。

现在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今晚是一位年轻女性从舞厅打来的，音乐太大声，几乎听不到她说话。我唯一听出来的单词只有“背后”。

女人这么说：“混账。”

女人不知道是在说“松饼”(muffin)还是“没事”(nothing)，事实上，就算尝试着去连接话语之间的空白也是白费力气。因此，为了和播放着舞曲的大音响对抗，我一个人在厨房扯着嗓门儿大吼。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而且也很疲惫。于是我问她，愿不愿意相信我？已经不想再受伤了吗？要终结她的痛苦方法只有一种，她愿意做吗？我这么询问她。

在冰箱上的金鱼缸中，我养的金鱼莫名兴奋地来回游动。我伸出手，

往水中投入了一颗安定。

我对着女人大吼，已经受够了吗？

我大吼，我可没时间听她抱怨不平不满。

倾听她的不平不满，想要让这女人重新站起来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这世界上的人们并不会想要去让人生重新开始，并不会想要去解决烦恼，并不会想要去解决争执、不和、苦恼，并不会想要去整顿乱七八糟的人生，因为，那之后又会留下什么？只是巨大而恐怖的未知罢了。

会打电话给我的人大部分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有因为想死而打电话来征求我同意的人，也有因为想死但还需要一些鼓励而打电话来的人。他们只是想要有人从背后轻轻推他们一把。已经决定要自杀的人通常不会有什么幽默感，不经意的一句话，很可能就会让他们出现在下周的讣闻栏上。我对于大部分的来电都是当耳边风，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只要根据对方说话的语气就能知道谁会活着，而谁会死亡。

跟舞厅的女人继续说下去也没完没了，于是我这么对她说，去死就好了。

女人说：“噢？”

去死就好了。

女人说：“噢？”

去吃些安眠药然后喝点儿酒，再把头塞到干洗袋中就好了。

女人说：“噢？”

只用一只手没办法好好地把面包粉撒在牛肉上，于是我对她这么说，要不现在就做要不永远别做。要么一口气做下去要么就此罢手。现在还有我陪着你，你不会孤单地死去。不过，我也没办法整个晚上都陪着你。

混杂在舞曲的噪声中，传来了女人哭泣的声音，她哭得实在很伤心。

于是我把电话挂上。

光是要在小牛肉片上撒面包粉都已经很费神了，这世界还希望把鼓励他人重新站起来的责任推到我身上。

我一只手握着电话筒，想要用另一只手让面包粉沾在肉片上——将切成薄片的肉沾上蛋汁后翻到另一面，再把多余的蛋汁沥干后撒上面包粉。怎么会有这么麻烦的事情？使用薄切肉片最麻烦的地方是，面包粉很难均匀地沾在肉片上。到处可以看到底下的肉片露出来，但是如果把面包粉撒得太厚的话，又会让人吃不出来里头究竟包的是什么。

以前我还觉得这种事情很有趣，考虑要自杀的人会打电话过来，女人们会打电话过来。我就跟我养的金鱼独处，只穿着一条内裤站在杂乱的厨房里。一边在猪肉片之类的东西上撒着面包粉，一边倾听着某个人的祈祷，然后给予对方建议或惩罚。

会有男人打电话过来，在我正熟睡的时候打电话过来。如果不把电话线拔掉的话，一整个晚上都会有这样的电话打进来。大约在酒吧关门后的时间，也铁定会有不知是哪里的丧家犬打电话过来，说自己正盘腿坐在公寓的地板上。说自己只要睡着就一定会做可怕的梦，在梦中，他看到载满了乘客的飞机坠落，那梦境充满了真实感，却没有人会想办法做些什么。无法入眠，没有可以求救的对象。他告诉我他现在正用霰弹枪抵着自己的下颚，要我告诉他一个放弃扣下扳机的理由。

他害怕在知道未来的状况下活下去，害怕在没有办法拯救任何人的情况下活下去。

会有这样的病人打电话过来，会有这样的慢性病患者打电话过来。他们会打电话过来，排解我小小的无聊。这比电视节目要好多了。

我这么说，那就下手啊！我还半睡半醒，时间是深夜三点，而我明天还有工作。我这么说，快点儿，趁我没睡着快点儿扣下扳机。

我这么说，这个世界没有美丽到值得留下来受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地方。

我一天有大半的时间花在室内清洁的工作上，我是全职的苦工，兼差的神。

根据经验，最好在扳机发出声音的瞬间把电话筒远离耳朵。一阵巨大的声响及杂音后，某个地方的电话筒就会掉落在地板上。我是最后与他对话的人，而就在耳朵中回荡的声响消散前，我再度进入梦乡。

隔周，我寻找着讣闻，那个六英寸大小的字段，全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讣闻是必要的，不然我没办法分辨那究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抑或只是一场梦境。

我不期待你会理解。

简单来讲就是一种新的娱乐，能够握有这方面的决定权是一种快感。拿霰弹枪的男人以特雷弗·霍利斯的名字被记载在讣闻上，当知道对方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我的心情变得舒畅多了。根据自己获得对方多少信任而定，这可以是杀人，也不算是杀人。我是觉得顶多算心理学所谓的危机处置。

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个糟透了的地方，所以我终结了他的痛苦。

某家报社制作的“电话紧急咨询中心特辑”是这一切的开端，报道中记载的电话号码在阴差阳错下变成我的电话号码。是录入错误，隔天也刊登了更正启事，但是不会有人去注意那个东西，而抱着烦恼的人们就这样不分昼夜地打电话到我家。

千万不要以为我是想要拯救别人的性命而在做这种事情的，该活下去还是该死去，解决对方烦恼的人不应该是我。而且，也不会有人因为认识了那样的女人而感到开心，那是一群极度虚弱的女人，感情残破不堪的女人。

我曾经打算要去麦当劳工作，抱着想要与年轻女孩们相识的期待

而应征。黑人、白种人、黄种人——在招聘广告中，大大宣传着麦当劳是多么不分人种民族地在雇用员工。满地都是年轻的女孩、女孩、女孩，简直就像是自助餐一样。在同样的广告中，麦当劳告知具有以下疾病的人请不要前来应征：

甲型肝炎

沙门氏菌食物中毒

赤痢性痢疾

葡萄球菌感染

梨形鞭毛虫症

弧形杆菌肠炎

这样比起去跟路上的女人搭讪要安全多了。多点儿警觉心总是比较好的，至少在麦当劳工作的女人事先证明了自己并没有病原菌。而且，她们年轻的可能性非常高，年轻到还长着青春痘，会小声嬉笑，还很纯情，而且比我还要不谙世事的可能性也很高。

那些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的女孩，我只是想要跟她们聊聊天。那些社区大学的学生、高中三年级生、脱离双亲养育的未成年人。

会打电话给我想要自杀的女性们也是差不多，大部分都很年轻。被雨水淋湿了头发，面颊上流满泪水地从街角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来向我求救。在床上抱膝痛哭好几个夜晚后拨电话给我。弥赛亚，救世主，她们会这么称呼我。抽泣，哽咽，将我想要听的事情巨细靡遗地坦白出来。

某些夜晚，在一片昏暗中仔细倾听女人们的声是一种无上的娱乐。对方会把一切都托付给我，而我则是一只手握着重电话筒，将另一只手想象成是声音的主人。

我并不憧憬婚姻，我佩服那些有勇气背负刺青的男人。

当报纸刊出正确的电话号码后，来电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毕竟

一开始打电话给我的那些人要么死了，要么就是已经对我不抱期望了。再也没有新人打电话过来，麦当劳也没有录取我，于是我制作了大量便利贴小广告，其实是挺大个儿的。

如果做得不显眼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必须要做到就算在暗夜中，因为药物或是酒精而变得泪眼汪汪的情形下也能轻易看清才行。我做出来的便利贴小广告在白色的底上用黑色的文字如此宣传着：

给予您的人生最后一次机会，如需帮助，请拨打——我的电话号码。

还有另外一个文案：

如果您是在性爱方面不检点且抱有酗酒问题的漂亮女孩，想要寻求帮助，请拨打——我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相信我，第二种小广告最好不要去做。如果张贴这样的内容，警察会上门来拜访的。即使上头只写了电话号码，他们也可以利用电话簿把名字找出来，然后列入警诫名单之中。只要被列入名单里，每次使用电话的时候就会听到窃听装置“咔嚓咔嚓”的微弱声响。

你可以相信我。

只要张贴了第一种小广告，就会有一堆人打电话来倾诉自己的罪恶与不平不满，或者是寻求建议与许可。

会打电话来的年轻女性确实都是站在可以想象到的最坏状况前一步，在危险边缘求助于电话筒，不断哀求你回拨过去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求求你，回拨电话给我呀！

要把我形容成性爱的捕猎者也没有关系，不过我所想象的捕猎者



应该是狮子、老虎或是鲨鱼。这不是捕猎者对猎物的关系，不是兀鹰、秃鹫或斑鬣狗对尸体的关系，不是寄生虫对宿主的关系。

我们综合起来是个悲惨的集团。

与无被害人犯罪<sup>①</sup>相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小广告必须要贴在公共电话上，最好是在深邃河流旁的肮脏电话亭，或者是到了关店时刻就会有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被赶出来的酒馆入口旁也可以。

不用等待多久就会生意兴隆。

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酒瓶底说话一样，最好准备那种有免提功能的电话。厕所的冲水声会传到站在生死边缘打电话过来的某个人耳里，果汁机运转的嘈杂声也会传到对方耳里，让对方知道这边并不把他放在心上。

我也渐渐地想要无线的头戴式电话机了，就像是听到人类不幸的随身听一样。活着还是去死，性爱或者死亡。只要有了这个，就可以一天到晚听着打电话来的人们坦陈他们犯下的唯一可怕罪行，然后双手自由地做出生死决定，给予罪行宽恕，下达死刑宣告，把站在危机边缘的女人的电话号码交给同样境遇的男人。

与大部分的祈祷一样，从话筒传来的大半都是不平不满的抱怨或是耍赖的请求。救救我，听我说，请给我指引，请给我宽恕。

下一通电话又打来了，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顺利地在小牛肉片上撒上薄薄的面包粉了，话筒中是一个没听过声音的女人在哭泣。我立刻询问她是不是愿意相信我，要不要把一切都讲出来。

我与我的金鱼一样在同一处地方不停地打转。

薄切肉片就跟猫的尸体一样。

---

① 指某些被害人和犯罪者双方同意并且自愿交换的犯罪行为，如吸毒者与贩毒者之间的行为，或者犯罪没有直接被害人或被害人不明显的犯罪行为。